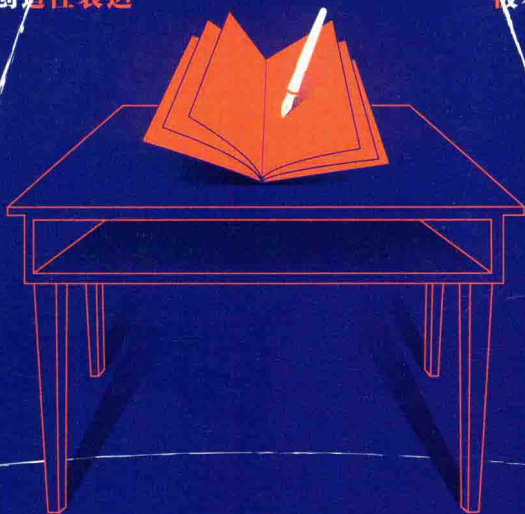


叶开——著

写作课

写作是人生经验的
创造性表达

写作使不被看见的
被看见



写作课

叶开——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作课 / 叶开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598 - 0995 - 7

I. ①写… II. ①叶… III. ①作文课—中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 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0337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编辑: 郭 桴
责任编辑: 刘孝霞
助理编辑: 宋书晔
装帧设计: 李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跨界 + 异质碰撞 = 创造!



目 录

001 第一讲

自我认识与自由思考

“写作”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彰显暧昧不明的事物。写作如同一束光，照到不被看见的事物上。

037 第二讲

语言与生活的诗意

写作有两种激活方式：一是自我重新认识，二是批判性深阅读。这是写作输入的两种方式。大量的有效的深阅读，是输入而让我们有“货”——不是所有的“货”都是个人能生产出来的。

065 第三讲

修改与提升

“强关系”和“弱关系”是构成人物关系的最重要线索之一。

097 第四讲

一个开头的诞生

一部小说的开头，决定整部小说的走向。

129

第五讲

如何写说理性文章

一篇文章，它和我们人的肌体一样是有机的，自己的语言跟抄来的语言不一样，有排异特性。语感和手感是一样的。

159

第六讲

打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藩篱

隐喻，是一个修辞学的用语，用另一事物来说起此一事物。处在隐喻两端的两个词或两个事物，相互之间差异很大。在诗性角度看，差异越大，想象空间越宽广，传递的信息越丰富。

187

第七讲

隐 喻

两堵墙，如果离得很近，容纳的人就很少。如果两个词距离很远，空间就会拓展很多。诗，就是要寻找空间很大的东西。

215

第八讲

语言的运用与逻辑关系

意大利文学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演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谈到了文学中的“轻盈”（lightness），是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现实主义的约束，进入了幻想的境界，达到了类似《梁祝》那样的蝴蝶双飞的效果。

241

第九讲

说服别人与表现自己

语言就像纱厂的纺线，一条丝找到头拉出来，拉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写作就是找到一个纱头，后面的语言就是纱线，不断地扯出来。写作，就是扯出你身体里、你心中的纱线。

269

第十讲

写作虹吸知识

首先，找到一本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我把这称为“人生中命中注定的那本书”。深阅读的核心是：一本书、一位作家、一个时代。

297

后记

300

学习延伸

第一讲 自我认识与自由思考

“写作”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彰显暧昧不明的事物。
写作如同一束光，照到不被看见的事物上。

第一节 什么是写作

我们通常都习惯把写作叫作“作文”。

大家都习惯了，似乎没有什么疑问。

“作文”以应试为目标，有着明显的作文套路，是一种特定的、狭义的写作模式。

“作文”这个表述，把“写作”狭窄化、扁平化了，局限性很大。在这次写作课上，我们要修正“作文”的说法，定其名为“写作”。当我们讨论“什么是写作”时，它的定义可以做到简单而明确。

龙应台女士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用一句德文来描述“写作”——“使不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

“写作”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彰显暧昧不明的事物。写作如同一束光，照到不被看见的事物上。

我们再重复一下，“写作，使不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

这里的用词需要仔细体会——“不被看见”和“看不见”意思不同。不是你“看不见”，而是“不被你看见”。前者，你是主体；后者，你是客体。这其中有复杂区分：主动的“看不见”，和被动的“不被看见”，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知识界常常把“文化启蒙”看成救国救民的最重要方式，这里说的“启蒙”，就是“使不被看见的事物被看见”。

人类的肉眼受各种限制。有可见光、不可见光，可见光谱的波长范围会造成肉眼“看见”的局限。我们通常以为眼见为实，所见即所得，但现代科学发展揭示，人类肉眼能看到的范围有限：微观中，肉眼看不见细菌、病毒；宏观中，看不到遥远星系。

未经训练的思维，如同肉眼一样，能抵达的范围非常狭窄——通常来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你看到的，是被允许看到的。你读到的新闻被精心编辑过，你思考的问题被无数先哲思考过。你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你的脑袋只是别人的跑马场。

要做一个看得更多、想得更博、写得更精深的现代人，就要以广泛有效的深阅读来拓展我们的视野，以切实有效的创造性写作来磨砺我们的思维。

在“深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写作”，是我们这次写作课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什么东西是“不被看见”的呢？就是那些不想让你看见的事物。例如细菌，因为太细微，它们隐藏起来了，你看不见它们，摸不到它们。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只是未经训练、没有装备的我们无法看到，更不认识。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知识的障碍，这种障碍是“知见障”。你学到的已有知识越丰富，累加起来的障碍就越大，而导致你会忽视、看不见那些没有注意到的事物。一个人有泰山一样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就会像泰山一样挡住你的视线。

智慧的人知道，我们不能局限于过去的知识中，要打破陈规，要换位思考，要翻转视角，学会宽容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看问题。

在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时代，教会中很多大师知识非常丰富，也非常有智慧，但他们无法接受地球是圆的，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是歪理邪说，而且对提出这些观点的新一代知识人进行排斥和打击，希望他们屈从旧有的知识，从而阻碍了知识的发展。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旧有知识一直包含着对新知识的双重特性：既孕育新知识，又阻碍新知识。

抛开原有的固执，让我们的眼界从二维平面拓展到三维立体，甚至拓展到高维度来思考，你就会拥有更为敏锐的语言，更精微广博的世界。

“不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了”，指向的是日常生活中被隐藏起来的那个世界，可以称之为“暗世界”。“暗世界”不是不存在，而是不被看见。但是，在一名目光敏锐的写作者眼中，“暗世界”是存在的，只有迟钝的人看不见。没看见不等于不存在，只是你没有“看”到，没有“感知”到，没有“思考”到而已。比如，人类肉眼可以看到的光只是一小部分，波长大于或小于一定数值的，我们都看不见。那些看不见的光波仍然存在着，科学家用特殊仪器能看见这些光，有些动物也能看见这些光，我们看不见的“微波”确实能加热并烹调食品。

我们可以把“暗世界”分为两种：一是“内心世界”，二是“非现实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

很多同学喜欢暗地里写作，不是写作文，而是写网文，历史、穿越、修真、玄幻、奇幻、科幻，各种类型都有。这种写作，可以说是你的“暗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乖乖女，在“暗世界”里你是“花千骨”。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乖乖仔，在“暗世界”里你是一个拳头挥出去，可以打倒无数豪杰的一代天骄二郎大神。每个人都有狂野的内心，但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暴露，只能出没在虚构世界里。

这是“暗世界”的一种。

第二种是“非现实世界”。

如何理解“非现实世界”？

比如，在城市宽敞的街道上，阳光普照，游人如织，花草蓬勃，

树木繁茂，高楼大厦光鲜，是一个光明的，合情合理的，被我们欣喜地看到、感触得到的真实世界。但在城市的下水道里，还有一个“非现实世界”，老鼠啊、蟑螂啊、忍者神龟啊，那么多我们看不见的生命，都蓬勃地生活在那个幽暗世界里——他们是“非现实世界”里的生命，跟人类似乎不在同一个维度。

如果一只老鼠突然跑到街上，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人会尖叫，有人会颤抖，有人会高喊，有人会追逐。一个秩序井然的现实世界，被一只从“非现实世界”冒出来的老鼠彻底搅乱。一只老鼠尚如此，如果是一大群老鼠浩浩荡荡过街呢？

那种场面，想想都觉得恐怖！

电影《忍者神龟》里，基因突变的四位少年忍者神龟幸运地从实验室里逃出来，受到同样基因突变的老鼠的抚养，慢慢长大，直立行走，身手敏捷，好奇好动，拥有人类般思考世界的的能力，也喜欢人类的流行文化，并且像人类那样生活——在城市下水道里的某处穴室里。无论这四个“青少年”多么喜欢人类的流行音乐，多么想参加人类的“嘉年华”会，他们都不能真正露面，不能被普通人看见，只能藏身地下，适当时出面拯救世界，做无名英雄。如果他们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城市里，被普通人看见，可能会引发骚乱，导致灾难。普通人可不愿意看到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普通人非常害怕“毁三观”，不能接受任何不熟悉的事与物。所以，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们命名的忍者神龟们在拯救了城市之后，仍然只能躲在暗处欣赏自己的事迹，无法公开露面接受人们的欢呼。

与自然界隔离，这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困境之一。我们的祖先智人离开森林和草原后，建立了一个个独立而且孤独的世界——城堡、小镇、城市。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以自己的文明秩序和智慧能力，掌控

了由钢筋水泥建构起来的森林，不允许任何“不被允许”的其他动物出现。我们只能接受那些被允许出现的宠物，如猫、狗等出现；猛兽如虎、豹、狼，要被关在动物园里；至于怪兽，则要封锁在“二次元世界”里，绝对不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害怕的、样子丑陋的动物，或凶猛的动物，它们的出现通常都会带来巨大的骚乱。

改编自 J.K. 罗琳原著的好莱坞魔幻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属于《哈利·波特》前传之一。电影里，“神奇动物”只要出现在纽约街头，就会引发巨大的骚乱，带来可怕的灾难——起码魔法部的官员是这么认为的，早期欧洲名噪一时的黑魔法大师格林德沃也借此开始兴风作浪。为了不干扰普通麻瓜们的生活，魔法部严格禁止魔法师把神奇动物带进城——有些凶猛动物还会被（残忍地）处死。为了拯救这些神奇的动物，魔法师中的魔法动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只身来到是非之地纽约，陷入了一个奇怪的阴谋之中。

这部片子讨论的是魔法世界里的魔法生物，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世界的一种微妙的讽刺。在人类世界里，别说模样怪异、战斗力超强的魔法生物了，跑出几只老鼠，爬出几个蟑螂，也会引发群体性尖叫。

一般人不会思考这种问题，但写作者会以独特目光看世界，还会作深入思考，寻找答案。他们充满好奇心，总想知道，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一个局部的世界。老师看到课堂，学生看到老师，都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世界”不是很有趣味，也不是很神奇，人们只是按部就班地入学，上课，考试，毕业。

不过，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小朋友都很希望被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录取，都喜欢学习变形课、魔药课、黑魔法防御课、飞天扫帚课，还喜

欢冒险，一起打“巨怪”。这些都是“非现实世界”，是想象中的世界。

人类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一种愿望，总是想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激动人心的虚构世界，而让自己心驰神往。写作让我们能够重温过去、现在与未来，拥有多一倍的生活。

这就是写作的魔法。

我们的写作，常常面临两个主要的维度：时间与空间，从虚构小说来看，人物关系的维度深深地受制于此（包括大部分科幻小说在内）。人类被深深地囚禁在“时间”牢笼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时间”——出生、长大、衰老、死亡，几千年来，被视为是人类必然的命运，直到最近几十年生物学、基因学、人工智能等学科飞速发展，一些先行者、生命科学家对生命、生死和时间的理解，才出现了特殊的观点，例如，“人非必死”。大家有兴趣可以搜索阅读相关的论文和资料。

也有科学家认为，人类可能是被某种更高智慧圈养的动物，而“时间”是他们制造的牢笼。因为无法超越“时空”，人类摆脱不了“地球”这个牢笼，同时也无法摆脱生死循环的大劫。

人类不能达到光速，就无法真正离开太阳系。以现有宇宙探险飞船的速度，连抵达太阳系最外围的“奥尔特云”的圈层，可能都需要好几万年，更何况飞出星系呢？而且，在我们所认识的世界里，这个宇宙还深深地受制于“因果律”，没有人能摆脱，就如同摆脱不了时间。

而根据这种时间法则和因果律，人类的命运是悲剧的。

但是，换位思考吧！换位思考，带来了真正的思维乐趣。

几年前，我读了美国发明家、未来学家雷·库什维尔的一本奇书《奇点临近》，完全被他的惊人论述镇住了。用库什维尔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吓尿指数”很高。之前，我完全无法换位思考，无法以自己的胡思乱想突破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作为碳基

生命的人类，如何能驾驶“超慢”的宇宙飞船达到比邻星？且不说更遥远的，在几百光年、几万光年之外的世界了。至于“超光速”飞船，还远远停留在科幻小说中，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能制造出科幻小说中谈到的“超光速引擎”或者“曲率引擎”，或许根本不可能。因此，超长距离的星际旅行，对于人类这种碳基生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科幻小说里，人类可以超光速飞行，可以用曲率引擎，可以穿越虫洞，甚至违反因果律穿越到过去。这些，都是超大的想象，是虚构的世界。以银河系为自己的思考大维度，像美国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那样，在十万光年以上的大尺度上思考问题，则这个世界庞大到了以整个银河系为中心的程度。在阿西莫夫的浩瀚巨著《银河帝国》系列小说里，位于银河中心位置的帝国首都川陀和位于遥远边疆的基地星，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它们之间相距好几万光年之遥，年轻的数学家谢顿到帝国大学深造，需要搭乘超光速飞船跃迁若干次才能到达。小说里还塑造了被隐藏起来的“第二基地”，描写了看起来无比遥远的天狼星区等庞大区域。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换位思考、纵深性思考——要有效地统治“银河帝国”，必须发明超光速飞行技术。毕竟，交通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银河帝国七部曲》最后，帝国议员搭乘最新式“重力引擎”穿越茫茫银河系，到处探访到处请教，为银河帝国人类寻找早已经成为传说、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记起的文明摇篮、位于某个偏僻角落的蓝色星球——地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英国籍科幻小说大师阿瑟·克拉克长期定居在斯里兰卡，在那里源源不断地创作出科幻巨作。他严格遵守人类不可能超光速飞行的戒律，作品里写到的所有的宇宙飞行都是低于光速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只是无限地接近光速。那么，人类怎么办呢？为了跨越巨大的时间鸿沟，只能“冷冻”，到达目的地

之后，再解冻。阿瑟·克拉克先生的《与拉玛相会》四部曲，就是这样严谨的星际旅行作品。他设定一个直径达四十公里的超大外星采样飞船从茫茫太空中飞来，穿过太阳系，“诱捕”了人类宇航员之后，又加速飞出太阳系，进入无边的宇宙中，最后飞到了某个高级文明设定的中枢机构——“节点”。在那里，被“诱捕”采集为活体标本的人类宇航员发现，自己的智力尚不及某个水箱里的“章鱼”！

几年前风靡全球的科幻巨片《阿凡达》，运用的就是这种飞行模式——去遥远星球采矿的人类，都需要被冷冻起来，到达阿凡达星之后再解冻。

好在还有科幻小说家和宇宙学家在孜孜不倦地为我们拓展这么大尺度的“星际幻想世界”，不然茫茫太空得是多么无趣啊。

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的通常只是一个平面的二维世界，只能感知到身处其中的三维世界。至于四维世界，人类的语言还勉强能描述，但如何进入四维世界？这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科学家描述说宇宙存在高维世界，越是高维的世界其中的智慧生命就越先进。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有科学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生命（一个“二维人”）如果只存在于二维平面上，“命中注定”只能沿着莫比斯环奔跑，从他的视野角度看到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无论如何奔跑都只是一个平面的二维世界。他的目光、他的思想都无法超出这个二维平面，无法看到平面之外的三维世界，更不能理解三维世界。二维平面之外，三维世界存在着我们人类这种更高维度的智慧。假设我们盯着莫比斯环里的那个二维生命细看，就会觉得“二维人”的一生真的很奇怪，很局限，很荒谬，还会产生一点点同情和悲哀——莫比斯环人以为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平面，他一生都无法理解高于二维平面的生命，他即使“抬起头来”，也看不见正

在注视着他的我们。“我们”生活于四维世界，我们知道世界其实是立体的、三维的，加上时间这个维度，就是四维的。

如果有一个存在于高维的生命在某个高维时空注视着我们，看我们徒劳地在“时间”的牢笼里挣扎、奔跑、思考，而永远都无法以高维目光眺望，不能用高维的思考看待世界呢？看着我们，这个高维生命会不会也产生一点点同情和悲哀？

宇宙浩瀚无边，可能还存在更多不为人知的平行宇宙。

一名卓越的作家，观察力会很独特，思维会很敏锐，会以自己的文字表达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被隐蔽的现象，或表达出这样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事实。这就可以称为——“使不被看见的被看见”。

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太平轮》公映之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太平轮”事件。那么惨烈的一个海难，一直不为人知，这个海难就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暗世界”。这个“暗世界”被吴宇森表现出来——“使不被看见的被看见”。

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吴宇森这样的艺术家用其独特表达，使“暗世界”里的“幽暗之物”被看见。这种创作是有意义的，不仅拓展我们的视野，也让人类世界提升到更好层面。

过去有很多课文让我们形成定见。这种定见，让我们确信某些事情存在的同时，失去了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遮挡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看不见别的世界。这样，我们就欠缺换位思考，真的看不见了，渐渐地凝固下来，还会顽固地不愿意看见，最终形成本能排斥：凡是不符合自己原有固定认识的事物，都会不假思索地加以否定——那怎么可能呢？不真实！不科学！等等。

《愚公移山》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坚持。主人公愚公要搬掉两座大山，他明知自己是做不到的，但给子子孙孙布置了一个可怕